晉綏日報

民國廿九年九月十八日創刊　社址：興縣西山
第一九三〇號
訂報地址：各縣郵局　報價每份邊幣五百元

聲明作廢

臨縣磧口稅務查驗所馮瑞祥同志於六月二十四日在磧口河岸，不慎將行署三十六年八月製發之稅字第〇〇二二九號查驗證遺失，特此登報聲明作廢。

臨縣稅務總局

鳴謝啟事

後勤工業部火柴廠（十二廠）職工同志們以農洋四百八十五萬元、毛巾五條、土布一丈二尺，捐助我縣受災羣衆，這種階級友愛的精神，令人深爲感佩，特代表我縣受災同胞登報鳴謝。

神府縣委會　政府

解放軍總部發表公報

七月份勝利空前戰績輝煌
殲敵三十萬克七十三城
殲敵的衆多與大量的繳獲，造成解放戰爭兩年來的最高記錄

（新華社陝北二十九日電）中國人民解放軍總部頃發表解放戰爭第三年第一月——一九四八年七月綜結戰績公報：

（一）殲敵營以上正規軍（北線未整編的軍、師照南線已整編的師、旅計算）兩個綏區司令部（兗州第十綏區司令部，襄陽第十五綏區司令部），兩個兵團部（山西野戰軍趙承綬總部，區壽年兵團部），一個軍部（整編十二軍軍部象十二師師部），五個師師部（整編七十五師師部，十九軍軍部，三十三軍軍部，三十四軍軍部，四十三軍軍部），十四個整旅（整編七十五師之六旅、十六旅，整編七十五師指揮之新編二十一旅，整編十二師之一百一十一旅，整編八十四師之一百六十一旅，十五綏區所屬之後調一百零四旅，整編九軍之暫編三十七師，三十三軍之七十一師、暫編四十六師，三十四軍之七十三師、暫編四十四師，四十三軍之七十師、暫編三十九師，新編二軍之暫編三十一師），兩個旅部（整編五十六師之一百六十四旅旅部，十九軍之暫編四十師師部），十個整團，二十八個整營。以上除兩個綏區司令部，兩個兵團部，一個軍部（象師部），五個師部外，以四個營或一個旅部折合一個團，三個團折合一個旅，則上述兵力等於二十個旅、又一個團；或六十一個團。連消滅營以下兵力計算在內，共俘敵正規軍十四萬七千七百四十人；斃傷共七萬零八百九十人；另爭取其起義二千五百八十人；合計二十二萬一千二百一十人。

（二）殲敵營以上非正規軍兩個整旅（暫編第十總隊，相當於旅），一個旅部（山東保安第三旅旅部），九個整團，十四個整營。以一個旅部折合三個團，四個營或一個旅部折合一個團，則上述兵力等於十九個團又兩個營。連消滅營以下兵力計算在內，共俘敵非正規軍五萬六千三百九十人（內日人二百餘人）；斃傷共二萬一千五百四十人；另爭取其起義三千七百二十人；合計八萬一千六百五十人。

俘敵	204,130人
斃傷敵	92,430人
爭取起義	6,300人
合計	302,860人

（三）以上兩項合計，共殲營以上敵軍兩個綏區司令部，兩個兵團部，一個軍部（象師部），五個師部，十六個整旅，三個旅部，十九個整團，四十二個整營。除綏區司令部、兵團部、軍部、師部外，共折合八十個團又兩個營。連消滅營以下兵力計算在內，共俘敵軍二十萬零四千一百三十人；斃傷共九萬二千四百三十人；另爭取共起義六千三百人；總計三十萬零二千八百六十人。

（四）俘敵旅級上校以上軍官六十二名，內正規軍五十二名，即太原綏署中將副主任兼野戰軍總司令趙承綬，少將軍政督導員王子壽，少將參謀郭子傑，砲兵指揮處少將處長高燚，砲兵指揮處少將副處長賀穗錦，砲兵指揮處少將附員胡守綱，裝甲師少將政訓主任張茂鎮，砲訓砲兵團少將團長郭質卷；第六綏區中將副司令兼兵團司令區壽年，第十綏區少將副參謀長陳家驥，少將政工處長曾承彬；第十五綏區中將司令康澤，副司令郭勳祺；整編十二軍中將軍長象整編十二師師長霍守義，少將副軍長象整編十二師副師長熊仁榮，上校副參謀長象整編十二師副參謀長劉士珍，軍部少將高級參謀郭家驊、陶鐵奎；整編十二軍少將軍部附彭採煥彩，一百一十一旅少將旅長諸葛維，一百一十二旅少將副旅長王治；旅長楊慕芳；江蘇淮連少將指揮官象整編四十四師一百六十一旅四百八十六團團長曾策三；整編五十六師一百六十三旅少將副旅長關宦靜，上校旅參謀長周玉海；整編六十八師一百四十三旅上校副旅長沈澄年，少將副師長象兵團參謀長林曦祥，整編七十五師少將副師長沈大翔，上校師砲兵指揮官郭定遠，上校師副參謀長胡旅奇，上校副旅長沈大翔，上校旅參謀長李六旅少將旅長李邦華，十六旅上校代旅長咸炳時，上校旅參謀長于學宗，上校旅新聞室主任黃政祥，新編廿一旅少將旅長徐日政，上校副旅長賀鈞，整編八十四師一百六十一旅少將旅長李文密；上校副旅長齊俊明，上校旅參謀長童子才；十九軍軍部少將參謀長齊俊明，暫編三十七師少將師長雷仰湯，少將副師長趙所；三十四軍七十三師少將師長王徽熙；四十三軍七十師少將師長吳鸞；少將參謀長巴近遠；少將副師長吳林，暫編三十七師少將副師長雷仰湯；三十三軍中將軍長沈瑞，暫編三十九師少將師長陳志平；少將副師長?統；師長王徽熙；四十三軍七十師參謀長吳其勳；新編二軍暫編三十一師少將監察主任邊步霖；少將副師長盧鵬騫，少將師長胡嗣許昌、暫編城第十總隊司令部少將地區保安司令官胡鎮，非正規軍十分監非正規軍十名，即山西保安司令部少將指揮官劉汝蘭，暫教三指揮部（日人）；河南防空司令部少將參謀長任逸農；河南保一旅上校參謀長張宜剛；山東保三旅旅長王子英，上校副旅長孫喜忠，上校參謀長張寶榮，旅部參謀長象鄧城防司令葛紫。殲敵旅級上校以上軍官

七名：內正規軍六名，即整編九師七十六旅少將旅長楊森，十九軍暫編四十師少將副師長嘉和鳴，三十三軍七十一師師長暫編四十六師少將師長盧鴻恩，三十四軍暫編四十四師少將師長楊鎮鳳，四十三軍暫編三十九師少將副師長賈紹棠。非正規軍一名，即山西保安司令部中將前方指揮官象太原綏署野戰軍副總司令元泉馨（日人）。

主要繳獲

各種槍支	98,503支
機槍	13,336挺
各種砲	3,432門
砲彈	179,083發
子彈	11,720,852發
飛機	3架
坦克	10輛
火車頭	50個
汽車	915輛
騾馬	7,395匹

（五）繳獲：各種槍支九萬八千五百零三支，計步馬槍八萬四千八百四十一支，短槍三千六百四十三支，戰防槍十九支，各種機槍一萬三千三百三十六挺，計輕機槍[illegible]，重機槍一千一百六十三挺，手提機關槍一千三百八十三挺，高射機槍十挺；各種口徑砲三千四百三十二門，計小砲二千零五門，六零砲五百八十六門，火箭筒十一門，機關砲十五門，迫擊砲四百三十二門，戰防砲五門，平射砲六門，步兵砲二十九門，高射砲十二門，重迫擊砲一百一十門，野砲九門，山砲六十二門，榴彈砲三十門，[illegible]；擲彈筒一千五百六十四個，火焰噴射器八個，探測器七個，刺刀九千三百八十八把，各種地雷[illegible]；各種子彈一千一百七十二萬零八百五十二發，各種砲彈十七萬九千零八十三發，手榴彈卅三萬二千七百五十七枚，炸藥三千一百三十二斤；飛機三架，坦克十輛，火車頭五十個，火車廂三百六十九節，汽船一艘，汽車九百一十五輛（內裝甲汽車七輛），馬匹七千三百九十五匹，電台三百九十九部，報話機二十八部（內無線電話機九部），電話機一千八百十九部，汽油七萬零八百五十加侖，大車三十九輛，自行車五百五十九輛。另擊落飛機五架，毀坦克三輛，火車頭二個，火車一列。

（六）我解放與收復縣市七十三座，敵佔我城四十五座，得失相抵，我得二十八座。

（七）本月殲敵營旅級較過去最多的一月——一九四八年三月之十三個整旅；本月殲敵人數相較，多於過去最多的一月——一九四七年十一月與過去之十八個月——一九四八年（解放戰爭第一年）與解放戰爭第二年十二個月相較，本年七月殲敵三十萬零二千八百六十人，約等於解放戰爭第一年的月平均殲敵人數的二倍四分之一強，相當於解放戰爭第二年的月平均殲敵人數的二倍五分之二強。本月繳獲槍支與解放戰爭第一年的月平均繳獲相較，本月等於第一年的三分之二強，等於第二年的二分之一強。本月繳獲各種機槍挺與解放戰爭第一年的月平均數相較，本月等於第一年的四分之一，等於第二年的四分之一強。本月繳砲與解放戰爭第一年的月平均數相較，本月等於第一年的八分之一強，等於第二年的九分之一強。

朔縣城關婦女十六天裏
縫成棉軍衣一萬套

（新華社綏蒙電）朔縣城關婦女，在十六天內，爲前綫將士縫成棉衣一萬套。每日天不明，即有三四百婦女湧往縫紉地點勞作，直至黃昏時候，才散工返家，大家情緒很高。南關一家軍屬婆姨三人，除自己縫製外，還常照顧別人，見誰馬虎潦草，就勸道：「戰士打仗流血，咱們一定要像給自己男人縫衣一樣的細心才對。」縣府爲了給部隊縫成前綫棉衣，於城關市民今年遭災，秋收前口糧很困難，並採用以工代賑辦法，規定貧苦人家，經村公所證明，每縫一套棉衣，發工資五千元，並派人親自到場檢查，隨時從思想上啟發教育。縫的好，當場表揚；縫的不好，該部負責同志評比又去。今年做的棉衣，也耐實，縫得很快，比步少又節省棉花，同時也解決了窮苦人家的生活困難，如大西瓜一家八口吃，收入只夠自給，一天能和老婆縫一套棉衣，可賺到一萬五千元，能買小米一小升，解決一部分口糧。（軍強）

崗鳳莊璽子羊咯溝群衆
冒雨送公糧競賽做軍鞋

（晉風訊）莊子墕八月十二日接到縣上派送公糧的通知後，冒雨順送到三十里外的牛口立即動身，羊咯溝婦女在做軍鞋中，訂了合同，開展了競賽，十二個婦女張懷奴、王有女等，三天上了四雙鞋，評了第一，其他人家的婦女看到好，批評了張懷奴，在五天內就縫完了五雙鞋，全村都受到了政府表揚，就這樣，沒有下架，全行政村完成了第一。（王漢章）

興縣二區婦女代表會討論

發動婦女參加整黨

（本報訊）興縣二區婦女代表會，討論發動婦女參加整黨問題。到會的廿八個代表中，有六個共產黨員（三個老黨員、三個新黨員），有七個老幹部（內四個是黨員），其餘的均爲土改中新提拔起來的積極份子。會上了解到有些婦女代表過去對黨不大了解，只知道新政權、八路軍幫助婦們翻身，或認識共產黨好，而不知道究竟怎樣的好。另外有些舊有的婦女幹部、黨員、婦女勞動英雄，由於去冬土改中不分好壞一律整個舊有幹部的影響，不敢大膽工作，有的心裏有意見沒有得到解決，所以工作消極或者不做工作。新老黨員、幹部間，和黨員、幹部與羣衆間存在一些問題，是整黨工作所要解決的。根據這些情況，領導上首先進行了啓發與教育，並介紹了共產黨是怎樣一個政黨，並在會議期間，對舊有的婦女幹部進行了個別談話，啓發她們把自己的意見講出來。這樣，大家便在會上漫談對共產黨的認識，以及共產黨對婦女們的好處。高家村代表白候女說：「我以前對共產黨不了解，只知道新政權、八路軍，土改中，才知道翻身是共產黨給的，共產黨是領導新政權和八路軍的。」大家說到現在婦女們不只有了土地，而且在政治上有了地位，有說話權利，在舊社會時，有的婦女從小就問出去，一輩子不痛快，不能舒坦，現在婚姻自主，男女平等，這些都是共產黨給了的。經過漫談回憶後，大家對黨的認識提高了一步，任秀花說：「共產黨員是要好的人才能參加，不能自私，不能光顧自己翻身，是要爲大家辦事才行。」大善村婦女代表劉花兒（老黨員）把她村初步整黨審幹及發展了四個黨員（兩個女的）的情況介紹給大家，她並舉了一個壞黨員被開除的例子，她說：黨內作風不純，非整不行，不整就提不高，整了才能把工作做得更好。」大善新黨員劉花朵檢討她的思想說：「剛入了黨，大家就批評了我的缺點，我當時想：剛參加了就受到批評，有些受不了。」大家便接上話頭了，說：共產黨內就是要常常批評檢討，過去不檢討，吃了虧，這次整黨就是大檢討。通過對這些具體事實的討論，婦女們對黨的認識又進了一步。這時，領導上宣佈了到會的六個共產黨員的名單，接着，有六個婦女提出要求入黨，其他的積極份子也都在考慮自己的入黨問題。代表們說，過去一定努力工作，叫黨看咱夠不夠入黨資格。白候女說：「我在村裏已提出入黨的問題，我要盡力量爲大家辦事，總要熬到黨員的地步。」

發揚批評與自我批評　加強新老黨員與幹部團結

會上對新老黨員、新老幹部的團結問題，也進行了討論。大家認爲，新老黨員、幹部都要互相團結，有缺點要互相批評檢討，互相幫助，並要向羣衆公開檢討，接受羣衆的意見，改進黨和羣衆的關係。楊家坪老黨員楊愛英說：「去年審幹，我就有些害怕，當時不了解究竟怎麼個審法，所以工作不大膽，但咱共好幾年的黨員了，怕把自己的黨員丟了（怕羣衆不要她當黨員）。咱總是願意進步，願意工作，要不，我男人死了，又死了個孩子，我就不出來工作了。」郭花兒自我檢討說：「咱還是好幾年的黨員幹部了，比起新的來就落後啦，對咱應該要求高一點才對。過去咱對新幹部幫助不夠，咱有些油膩，以後個會也要做到，就有了老資格了，以後老幹部不能小看新幹部。」新黨員代表賈埃蟬說：「這也要兩方面，咱這新的經驗不多，要向你們學習，你們今後也要多幫助咱們才行。」大家一致認爲老黨員幹部團結了，工作好對，她們說：「以後咱們不分那些新的老的了，反正誰有不對都應該互相批評。」並表示願回去向羣衆檢討自己，她們說：自己也有不對，自己不檢討，工作一輩子也做不好。除此以外，還要接受大家的批評，她們舉了不少過去[illegible]落後了的例子[illegible]。田家圪台婦女代表[illegible]，自參加會以來，沒有多說話，原來她就怕要是想自己的問題，想到了以一定要向羣衆說：我就有個缺點，回去一定要[illegible]羣衆承認錯誤：我見人參加[illegible]，因爲我大伯勞動不好，我提出要離婚，村中羣衆反映不好，還兩天開會，我鬧精明了，道不對，以後再不鬧離婚了。」她的發言大家都很感動，都說買埃油進步了。談到回去如何發動婦女參加整黨時，大家的意見是：要啓發與教育婦女，提高她們對黨的認識，使她們關心黨，敢給黨員、幹部提意見，有什麼說什麼，黨員楊愛英說：一般打[illegible]婦女們怕得罪人不敢說話的顧慮，今後要叫婦女多參加會議，[illegible]提高一步。婦女幹部和男幹部多連系，互相討論，參加整黨。」老黨員郭花兒說：「今後黨的支部要注意發展婦女黨員，因爲黨員不公開，村中男黨員和女黨員開秘密會時，村裏羣衆不了解，以爲是[illegible]什麼見，所以不好發展女黨員。今後黨公開了，羣衆對黨的認識也提高了，這個顧慮也沒有了，所以更應注意發展女黨員。」最後，領導上決定：黨支部要召開會議討論一些要求入黨的代表，[illegible]由支部審查批准後，就可以入黨。（玉）

岢嵐五區區委會加強領導

發動羣衆買牛扣伏荒

（岢嵐訊）五區區委會於八月十一日檢查了扣伏荒中存在的問題後，立即加強領導，發動羣衆買牛、縫組和扣伏荒，並訂出秋耕計劃。該區山地荒地多，除熟地下種外，總有一部份荒地準備編耕。今年區農會根據羣衆買牛和牛犋力量，擬定了扣伏荒計劃後，區的領導上千伏荒的任務。但在訂計劃後，區的領導上重了秋收工作，對扣伏荒只在會議上一般號召，沒到村裏親自檢查，村幹部扣荒[illegible]。大會上宣佈後，也不管，[illegible]同時，政策宣傳也不夠，有些羣衆怕地[illegible]確定，有些[illegible]，因此，在八月十一日檢查時，全區九十一個村子，只扣下八百二十八垧，伏地只有一千九百[illegible]，半月內扣下三個自然村二十二犋牛，約略、白家莊、李家條[illegible]兆和一犋牛扣下三十垧地，還有二十一犋牛圈在圈裏沒出動。這次會上研究改進辦法，大家就首先由區幹部[illegible]分工，到村幹部[illegible]會，召開羣衆大會，宣傳政策，並用小傳單、[illegible]、快板，逐戶動員，宣傳收秋、扣伏荒。凡是牛犋的，五月前增加借回耕牛、牛租的羣衆，都進行宣傳教育，一千七百六十[illegible]。[illegible]計扣荒地二千[illegible]，以後[illegible]羣衆[illegible]

教育羣衆，推動了全村二十二戶人家七犋牛開始扣地，已扣下六十四垧，富農[illegible]有水在幹部羣衆督促下，出三斗糧從保德租回一條牛，也扣下七垧。[illegible]不扣，除了小傳單後，第二天即有十一犋牛扣起來，兩天扣下二十一垧。[illegible]今年分的窯了[illegible]的二垧荒地，在督促檢查下，已[illegible]了五個牛工，鼓勵了羣衆的扣荒情緒。[illegible]（王根應、王汝草、溫孝西）

「朔縣恢復煤業的初步總結」中

一則編者註的更正

八月二十九日本報二版「朔縣恢復煤業的初步總結」中，「關於處理窯權等問題」一節第一段，是說先在工人中間醞釀教育，然後召開各自然村工人大會，講解政策，討論與通過窯權問題（那些窯應退還，如何退還），然後再找窯主，共同訂立契約，有的地方並召開工農聯合大會討論通過。在處理此稿時，編者認爲由工人或工農方面單先醞釀與討論是必要的，但恐怕各地在進行時發生單方面決定的毛病，隨在本段後面下了一個註，稱：「在一般情況下，如果窯主不是地主富農，而是工商業者，應由勞資雙方平等協商」。刊登後，始發覺這個註註得很不妥當，因爲第一：確定窯權的問題，他們所採取的步驟，是先說服不是勞資雙方關係問題，而是按政策確定窯權的問題。第二：我們與教育工人和農民了解和執行政策，然後再具體確定。確定窯權後，勞資雙方又共同訂定了規約。我們提出在一般情況下，應勞資雙方平等協商，是不必要的。第三：我們在註語中提出在一般情況下，應由勞資雙方平等協商時，凡有關勞資雙方的問題，都應外，這是錯誤的。按照保護與發展工商業政策的精神，除了地主富農兼營的工商業者亦應由勞資雙方平等協商，不能例外。這個編者註的錯誤之發生，說明我們對黨的工商業政策的學習與研究很不夠，在宣傳黨的政策上，還缺乏十分嚴肅認真與負責的態度，這是應該引起今後警惕與注意的。特此更正，敬希讀者注意。（本報編輯部）

偏關老營、前虎頭兩村

發生宰殺母羊現象

前虎頭村訂出禁殺母羊辦法

（偏關訊）四區老營、前虎頭兩行政村發生宰殺母羊的現象，自六月至現在，老營行政村羊千坪自然村殺母羊十七隻，前虎頭行政村殺母羊十隻。老營行政村宰殺原因是：（一）有些幹部對禁殺母羊，沒有以身作則。前虎頭副村長[illegible]有些過分，前虎頭村幹部郭維珍勸阻，把分得的一隻母綿羊殺掉，剝出兩個小羊羔來，千坪羣衆自己也殺了三隻母羊。（二）因此影響羣衆也殺起來。（二）有些農民對生產致富政策了解不夠，不敢多養羊，養到十隻以外就想殺。（三）有些困難農民因口糧困難，想殺羊換糧食吃。也有個別好吃懶做的人，圖得吃一頓好肉吃了，或殺了賣肉換糧食吃。前虎頭行政村幹部研究出禁殺母羊辦法：（一）對違背法令宰殺母羊者，分別輕重予以適當的處分。（二）向羣衆宣傳教育，並說明政策，和發羊的好處，消除某些農民的顧慮。（三）今後如有人要殺不下羊羔的老母羊，需經村政府驗看批准。（賈有旭）

清河老牛坡確定地權後

群衆積極買牛扣荒

（新華社綏蒙電）清河三區老牛坡行政村確定地權後，羣衆積極買牛押荒地。任家村、南溝灣五個自然村農民劉魚、石金厚等二十一戶，即買回耕牛十九頭，已押荒地六十六垧（每垧五畝）。其餘村莊也買回一部份驢。該行政村還擬買兩羣羊，準備明年擴大生產。（祥英）

（又電）豐涼六區各村買牛押荒：三間房村共五犋牛都上地押荒，十二天內已押了八十二畝半荒，十畝河灣荒草地和八畝熟荒。三道溝共十四戶人家，已開荒一百多畝。該村農民曹四等於近日買回耕牛一犋，還要羣組扣地。王玉才、張成、張長富等四家也合夥派人買牛去了。南溝上、牛路溝近日買回耕牛四頭押荒。（焉不山、賀桂棠）

興縣民衆醫院救護組

流動與市集上救治急病

（興縣訊）興縣民衆醫院自本月十八日起，組織中西醫三人的救護小組，每天上下午在興市各街各市場和人稠的地方流動治療急病。二十一日醫生麗士在糧食集上，遇見交中農民白寶珍趕集中得了霍亂，即馬上進行救治，過了兩三點鐘就好了。幾天來在集上和各住家戶共治好病人十多名。另外該院爲便利羣衆看病，特延長門診時間，從早到晚，共時來看時看。自十九日到二十五日，已治好九百六十個病人。（劉幹運）

臨縣張國村羣衆

挽青蒿燒青肥　計劃多種宿麥

（臨縣訊）二區張國村羣衆挽青蒿，準備多種宿麥。去年該村共種宿麥一百三十五畝，根據八月二十七日的統計，全村羣衆各家的計劃數目，今年共準備種二百零六畝，比去年能多種七十一畝。內有三戶貧農沒宿麥籽，決定在現有的鬥爭果實糧內借給，收秋後還。關於肥料困難問題，張光林提出可燒青蒿，他說砍上一天青蒿可以燒二窯，可耕十畝宿麥。當今有四家提出動和他變工燒七窯灰。（張文才）

馬來亞革命武裝強大
英侵略戰爭初步失敗

（新華社陝北二十九日電）據馬來亞通訊社記者二十四日自新加坡報導：英軍在反對馬來亞人民的戰爭中的第一階段業已失敗。馬來亞解放軍□已如此強大，據英政府自己的統計，在今年五月初民主力量的統一陣綫號召抵制選舉時，新加坡選民的百分之九十四，就拒絕參加滑稽戲似的選舉。現在正爲保衛馬來亞自由而戰的共產黨，在七月間時有黨員約萬人，它領導下的武裝力量，已正式定名爲馬來亞人民抗英軍，其數量尚無確切統計，但至少戰時人民抗日軍八千人中的大多數已動員起來。在戰爭第一階段，英國人所大肆宣傳的「叢林掃蕩戰」，並未抄捕到人民領袖或反英游擊隊總部。英軍的攻勢實際上乃用以恫嚇人民，其結果，即英國軍官自己也承認：限於在於「尋找敵人」；進入叢林掃蕩，雖同來的戰果僅是打死小批「恐怖分子」；發射火箭和噴火式戰鬥機，則只蹂躪了被疑爲游擊隊兵力集中點的村莊。現在，英國又在計劃發動「總攻勢」，以圖奪得對主要城市的控制，並擊破游擊隊的主力，把他們圍入叢林地帶，但是，沒有一個負責官員相信這場戰爭一定就會勝利。新加坡、倫敦、紐約等地轉播的「赤色叛徒」的神話，其用意在於掩蓋此間觀察家所共知的這一事實，即新加坡政府在政治上及道義上均已破產。

漢口發生驚人獸行案件
美空軍人員集體強姦中國婦女
蔣匪政府官員盡力掩蓋，奴相十足！

（新華社陝北二十八日電）八月上旬漢口發生美國空軍人員集體強姦中國婦女數十人的大獸行案。據八月十六日天津益世報載通訊，報導其經過如下：八月八日晚，中國婦女二十餘人（合衆社南京十二日電爲四十餘人），應菲律賓駐漢口外交代辦某拉芬之請，前往鄱陽街和明大樓五樓菲律賓軍事部參加舞會。被邀參加者全部爲中國婦女而無外籍賓客。舞會進行中，美空軍人員突關閉窗戶，熄滅電燈，實行集體強姦。其中一婦女逃出，前往警局報告。警察到達時，獸行仍在繼續，但警察卻讓全部美空軍強姦犯從容逃走。被強姦者中，有國民黨軍官妻女多人，漢口國民黨市議會議長張□□和某□□長的妻子，某報女記者□某，及某著名女高音的兩個妹妹與母親。其中有些還輪姦達四次者。此一獸行，據該通訊指出：係由空軍人員與菲律賓駐漢代辦□拉芬事先週密計劃，經一個月時間準備者，參與圖謀者有江漢關□□菲律賓□手大比克多斯等。

此一驚人的大獸行案，爲漢口某家報紙揭露後，全市人心激憤，而漢口市長徐會之竟對各報記者無恥聲稱：「這是美國人幹的事，又有什麼稀奇的。」國民黨市黨部主委袁雍說：「消息到此就不必再追究了，因爲再追究下去，便只有對此呢？不如大事化小，小事化無爲好。記者也不必多去採訪，當然新聞即沒有什麼處理。」與此同時，警局及市府且奉命拒絕以此一獸行詳情供給各報記者。

此種蹂躪中國婦女的獸行，乃蔣介石政府實行賣國政策，諂媚奴顏的奉侍美帝國主義的自然結果。美帝國主義一面使國民黨軍官到前線去賣命，而在後方則強姦他們的妻女。蔣介石政府爲之掩蓋，奴相十足！向對此不惟沒有半個不字，反而盡力

東方人民革命運動新發展
——國際一週——

最近以來，東方各地爭取民族獨立、民主自由的人民革命運動，有許多新的發展。如緬甸人民武裝鬥爭的擴大；菲律賓人民自衛戰爭的新發展；印尼人民團結與反擊荷蘭侵略者的決心日益增長。

緬甸人民反對英帝國主義及其走狗德欽努政府的鬥爭，早已發展成爲武裝鬥爭。這一鬥爭最近由於德欽努政府內部的志願軍不斷譁變而更形緊張。據法新社透露，譁變的志願軍及警兵之譁變者，估計最少已有四千人，其中一部份且已參加緬共領導的部隊作戰。現在，戰爭已在緬甸中部展開，尤以仰光外圍爲烈。德欽努政府已慌忙宣佈全國處於緊急狀態，政府軍由英國將軍直接指揮。雖然如此，政府軍的力量，連英國的泰晤士報也不能不承認是「薄弱的」。在一九四五年，緬甸共產黨曾與昂山、德欽努等合組了爭取獨立的「反法西斯人民自由同盟」，盟員的發展一時曾達二十萬人。但在一九四六年的八月，在英帝國主義的懷柔、分裂政策下，以昂山爲代表的同盟右翼與英國作了妥協，於今年一月成立所謂「緬甸獨立政府」。緬共宣佈此一獨立非法，大捕緬共人員，迫使緬共不得不擔負領導全緬人民堅持反帝反封建鬥爭的任務，並拿起武器來進行戰鬥。由於緬共的堅持鬥爭，及政府內部的矛盾日益增長，反共份子日益增多。德欽努政府雖曾於今年五月發表所謂「左翼團結方案」，企圖騙得志願軍及社會黨取消組織，但受到志願軍的反對，遂歸不成，又轉爲鎮壓，德欽努開始逮捕若干志願軍份子，終於引起最近志願軍的譁變。

菲律賓人民反對美帝國主義及李里諾政府的武裝鬥爭有了新發展。自今年七月以來，李里諾政府在美帝國主義指使下曾宣佈和平談判，以所謂「大赦」來誘騙民抗軍解除武裝，並再延長「大赦期」，但是，這一陰謀並沒有成功，大赦期一於八月十五日告終，李里諾就發現自己依然陷於可笑的空想中，就紊亂起來，下令對民抗軍「執行法律和秩序」。此後，菲律賓軍隊和警察便向民抗軍挑釁，從而引起民抗軍的抵抗和出擊。據稱，連路透社也承認已對李里諾政府發生「日益嚴重的威脅」。

由於美荷帝國主義堅持其殖民地的政策，使印尼共和國與荷蘭的談判已先後陷於停頓。而今年一月以來存在於印荷間的「不戰不和」局面已瀕於破滅，荷蘭帝國主義者正準備發動進攻。本來，所謂「和談」僅是美荷帝國主義準備對印尼發動新進攻的煙幕。但哈達集團及其追隨者們曾幻想以「和談」來求得有利於自己的妥協。七個月來的和談證明：美荷殖民地統治者的胃口是如何貪婪，倫維爾協定的執行者哈達政府的妥協政策已證明只能是將刀把子送給荷蘭統治者的自殺政策。印尼人民對哈達政府已日益不滿。代表百萬印尼工人的三十二個工會的代表大會，日前要求哈達政府，肅清內閣，廢除倫維爾協定，停止與荷蘭談判，由民族陣線成立新政府。

越盟軍於二十日起在交趾支那等地出擊，以答覆法國馬利政府及其走狗阮文春的殖民地政策。馬來亞人民反對英帝國主義壓迫的武裝鬥爭仍在英勇的堅持着。儘管愈來愈多的英軍正準備投入馬來亞的戰爭中，但英國軍事當局卻公開表示沒有信心，悲哀的承認這場戰爭將持續數年。英共已向英國工人發出號召，要求他們拒絕軍火或軍隊到馬來亞去。

在印度，八月十五日原是印度「獨立」的週年紀念日，但印度人民卻在這一天用黑旗來表示他們對過去的一年是印度危機加深的一年的激憤。對英美奴僕的國大黨及回教同盟的領袖們所採取的反動政策，印度人民所懷的主要問題沒有一個得到解決。如果說一年以來印度有什麼新的變動，那首先就是農民運動的高漲，而特別引人注意的，是海德拉巴土邦內反地主的農民暴動。另一引起注意的事件，是去年十月在印度西北部克什米爾土邦內爆發的反對在英國支持下的巴基斯坦侵略者的鬥爭。這一戰爭仍在堅持中。一年來印度人民鬥爭的發展，是英帝國主義在宣佈印度「獨立」時完全沒有預料到的。（新華社陝北二十八日電）

美帝在中國
積極擴充侵略基地

（新華社陝北二十九日電）美帝國主義又在中國積極擴充侵略基地。據路透社上海二十三日電引中央社「青島美方消息」一節：青島北六十餘里的城陽（前日本軍用機場），正予重建擴大中，以爲自青島調至青島的美國兩隊超級空中堡壘使用。另據塔斯社上海三日電引當地報紙消息：國民黨交通部擬在貴陽修築現代化機場，美國軍事顧問團的若干軍官已到達貴陽。中央社貴陽二日電亦承認貴陽即將「興建機場」。

大名回民熱烈參軍
組成回民連出征中原

（新華社中原廿九日電）冀南大名縣參軍回民一百八十餘人組成之回民連，最近已到達中原解放區。部隊首長爲尊重少數民族，照顧回民生活習慣，特將該連按照回民編制整編爲某部某部直屬回民連。該連在南征途中曾集體立大功一次，到達部隊後又受到上級和同志們的重視和歡迎。他們全連指戰員最近給大名民主縣政府的信說：「上級很照顧我們回民的生活習慣，非常尊重我們少數民族。我們全部都是繳來的新式武器，大家都很高興。」

殺人兇手怙惡不悛
豫西慣匪席子獻伏法

（新華社中原廿九日電）豫西慣匪、國民黨禹縣、郟縣、臨汝、襄城、長葛、洧川五縣剿匪指揮、國民黨禹縣縣長席子獻，在禹縣一帶爲匪作歹幾十年。解放軍於六月十九日在鄭州附近將其捕獲後，各縣人民成羣結隊向民主政府控告，經禹縣民主政府人民法庭審訊確實，依法判處死刑，於七月二十七日在禹縣召集羣衆大會，宣佈罪狀，執行槍決，人心大快。會上，民主政府並重申寬大政策，號召散匪認清大局，早日投誠自新。席匪抗戰初期即在禹縣一帶打家劫舍，後經收編成官土匪，乃搜括民脂，橫行霸道，無惡不作。後即投降日寇，日寇投降後，又被委爲縣長。豫西解放，我軍與民主政府對土匪散兵均採寬大政策，但席匪反對我寬大政策，今年五月席匪糾集僞軍頑匪侵擾偽城時，五天內即屠殺群衆三十七人。總計席匪先後殺害人民在三千人以上。

豫魯地武戰鬥簡訊

（新華社豫北二十九日電）（1）活動於豫北焦作至修武公路上之地方武裝某部，於七月二十一、二十三、二十四、二十六日，連續在張弓、牛莊一帶三戰三捷，共消滅國民黨軍一百五十二名，繳獲長短槍三十二支，彈四十餘支。（2）魯西南運河兩側地方武裝，八月五日活動於汶上、梁山、採口、徐樓一帶，擊潰企圖由湖邊向濟寧之敵三百餘名，消滅敵七十一名，繳機槍一挺，長短槍三十八支。

東北解放軍前線部隊
普遍進行城市政策教育

（新華社東北廿八日電）東北解放軍前線各部最近普遍展開城市政策教育。各部隊在上次政治學習中，由於未能很好貫徹城市政策教育，致許多幹部和戰士對執行城市政策，沒有從城市對革命的重要意義上去認識，只是從消極的看成是上級命令和紀律問題，因而各種錯誤思想發生，如單純居功思想、發洋財觀念，「不依靠城市也能打勝仗」，片面強調軍事需要等思想問題，都未得到徹底解決。經驗證明要完全克服這些思想偏向，不是一次兩次大動員就能解決的，而必須經常反覆的進行教育，始能達成。爲此，各部在最近練兵中，即以貫徹入城紀律的思想教育爲重點，並聯系過去缺點，進行批評與自我批評。如某部六連某排長在攻克某城的戰鬥中，因拾偶員時扭架了子，便到一家沒有人的商店裏拿了一條繩子，戰鬥結束後，領導上除表揚他搶救傷員外，又批評了他拿繩子不對，但他卻以「軍事需要」的理由不接受批評。該連在這次學習討論中，領導上即提出這一事例交大家討論。有的認爲「爲了傷員，拿繩子不算錯誤」，有的認爲「在當時情況下，不拿繩子也有辦法，那怕困難一點，不能算做軍事需要」。於是領導上又啓發大家討論「拿了這根繩子有什麼壞處？」引導大家得出如下結論：（一）破壞了我軍名譽；（二）大家亂拿，就一定破壞城市秩序；（三）違反了保護城市的政策。從而打消了許多人藉口「軍事需要」而違反政策的思想。某部討論我軍攻克城市後，對羣衆搶倉庫物資是否應予制止，大家認識到如果讓他們亂拿，不僅破壞了城市的秩序，更增加了革命的負擔，因此必須制止。但在討論制止的辦法時，多數主張用武力制止，有的主張搶就開槍。最後一致認爲這種意見是不對的，應該好好向老百姓解釋，如果有個別的壞蛋故意搗亂，應該依法捕辦。由於大家對執行城市政策有了進一步的認識，故有些人都檢討了過去的錯誤，並訂出了「個人計劃」。領導上針對這種情況，又進行了深入教育。某連經過教育後，幹部帶頭做個人檢討，以便將來互相督促和檢查，以堅決維護政策。各部經此學習，大家都認識到：「破壞城市政策就是搬起石頭打自己的腳」。

我們的檢討（一）

晉綏日報編輯部

根據分局宣傳部「關於去年土改中我們在宣傳黨的政策上所犯的左的偏向與錯誤的檢討」的原則精神，將我們今春檢查去年的報紙時，所發現我們在宣傳黨的政策上所犯的偏差和錯誤，特別是在進行批評與自我批評上所犯的偏差和錯誤之檢討，特於紀念「九一」記者節之際，選擇比較典型的事例，分別整理發表。這些檢討可能有許多是不深刻的，甚至會有偏差的，希望讀者指正，幫助我們嚴格地揭發我們的錯誤，並更好地接受過去之經驗教訓，提高思想，並互相學習，使報紙在宣傳黨的政策上不再犯同樣的錯誤或少犯錯誤，使報紙更完善地開展正確的批評與自我批評，加強與羣衆的聯系，使報紙更好地成爲貫徹黨的政策與改進工作的有力武器。

因郭四顆事件對汾西縣委批評的檢查

去年九月十日本報一版發表了汾西霍家坪地主惡霸孟文華、要當抗爲首封建集團，以「美人計」勾結土改工作組長張說三爲地主撐腰，於四月十日打死貧農郭四顆的消息，因該消息未將其原因及處理結果寫出來，報紙發表小評，並「強調地領導上將此檢查與處理結果」公佈出來。新華社晉綏總分社又曾去晉西南分社負責此項採訪。這樣的處理是必要的、正確的，但後來該分社記者前往汾西採訪，報道兇犯孟文華、要當抗已依法槍決，又提出代理縣長王士道包庇張說三的問題，即發表於去年十一月三十日本報一版「罪犯張說三尚未懲辦」的報導。我們處理這個報導時，對汾西領導上所提出的批評完全是錯誤的，而且不是採取實事求是，就事論事，以同志的態度來商量解決問題的態度，相反的採取了「審判官」的態度，並主觀武斷地去追究責任，造成很壞的宣傳影響。茲將這一報導主要內容及我們處理這一報導中所犯的重大偏差與錯誤各點分述如下：

（一）去年四月下旬汾西縣擴幹會上，提出貧農郭四顆被地主惡霸打死的問題，該縣領導上對此案決定調查後處理。這是對的，合乎情理的。但記者來稿中對此處理表示不滿，說「當時領導上只做了『待查』二字簡單結論，」而我們對此既毫無分析研究，又不了解其具體情況，便認爲記者的不滿是對的，並火上加油地在編者按語中指責該領導者的「這種表現，到底是腐朽透頂的官僚主義呢？還是你也是站在奸反革命地主惡霸立場上呢？」

（二）經過調查，汾西縣委第一次研究事件主犯是否扣捕公安局時，發生了爭論：一種意見是怕跑了，要立即扣捕；一種意見卻認爲羣衆對地主階級的仇恨未提高，材料不完全，故不主張扣捕。最後決定了逮捕孟文華、要當抗。在黨的會議上，在問題未決定之前，各人自由發表對某事情的不同意見，是允許的，乃是我黨民主集中制的組織原則之一。可是我們在處理此一消息時，卻忘了這一原則，對於不主張逮捕的同志的意見，不問其根據什麼理由與具體情況？毫不了解提出這意見的同志的革命歷史與工作情況，而編者按語竟稱這些同志的意見是「壞蛋對羣衆的謊騙。」

（三）八月上旬，工作團負責人的長背同志指示縣委侯健文同志，要把張說三送到霍家坪解決問題，參加同志當時要參加四區擴幹會，當由幾個縣委委員討論決定由保衛股長兩人送張到工作團。而代理縣長王士道說他親自去，派人送不妥，王士道即同意了。當時王士道包庇張說三的問題沒有提出來，而是在以後處理張說三的問題時，在發生爭論中才提出來的。那末縣委同意把張說三由王士道帶到霍家坪工作團，是沒有什麼錯誤的；而且也不能僅以此就說王士道包庇張說三，更不能依此說明縣委對張說三問題處理與王士道一樣，是包庇張說三。記者報導曾批評：「縣委再沒堅持應決定之，」而我們同樣沒有從事情的發展過程中去研究分析問題與對待問題，毫無根據地不僅肯定了記者左的批評，而且更加過火地在按語中造謠：「這個縣委叫什麼名字？那一些毛爺們，你們爲什麼這樣的與王士道一個鼻孔出氣了，你們沒夠羣衆長工的資格嗎？你們對貧農郭四顆的被害，連一點同情心都沒有，而對殺人犯張說三卻如此認爲珍寶，你們究竟站在什麼立場了？請向人民公佈。」又縣委提到去年四月郭四顆被殺後二區區委侯學堂曾說：「郭四顆這人沒用，可以打死。」這當然是極端錯誤的話，編者按語中指出來，是應該的。編由侯學堂檢查自己思想。但我們都把責任加到縣委的頭上，說：「侯學堂個人[illegible]共產黨的黨委[illegible]委老爺們，你們爲什麼不追究清楚了？」很顯然的，[illegible]不實事求是的，無理指責同志，並以意氣、冷嘲熱諷，對待同志[illegible]的態度來對待同志，是完全違背了黨的批評與自我批評的原則精神。

（四）在霍家坪處理張說三問題時，據記者在報導中揭發：張說三的處理，羣衆要提出「撤職查辦，扣押審查。」但經調查，這不是羣衆的意見，是工作團佈置的，又說：會上羣衆憤恨地要拖出張說三痛打時，大會主席竟出面阻止。今天看來，這樣處理並沒有什麼錯誤的地方。在分社記者這一報導中，反映了當時否定工作團領導羣衆的偏左情緒與尾巴主義的思想，我們當時既充滿了同樣的這種左的情緒與持有同樣的這種錯誤觀點，而在按語中又更加無理地要求[illegible]責任，說一說是誰人的工作團了？這個工作團如仍在，應馬上停止其工作，交羣衆嚴格審查，追究他們爲什麼要這樣做？」

總之，我們對汾西領導上處理霍家坪問題，是沒有從此時此地，以及黨的政策上，黨的原則上出發，來分析研究問題，解決問題，吸取經驗教訓，提高思想，加強工作。而是在提高黨內不純的空氣下，過份估計組織內成份不純的程度，以至採取對汾西黨的領導與組織不信任，不完全信任的態度，並否定黨的領導，以致不能有清醒的分析，主觀地去追究責任，錯誤地宣傳了以至助長了[illegible]主義的[illegible]傾向。

對崞縣前沙城分配衣服報導的按語和小評的檢討

去年十一月十日，本報發表了崞縣前沙城分配衣服的報導，這篇報導反映出前沙城在分配衣服中，違反了照顧貧苦態度，按需要分配的原則，部分貧苦羣衆的要求沒有得到適當滿足，沒有分到最迫切需要的衣物，甚至分到完全不適用的東西，如單身漢陳貧保分下女人的繡花鞋，又一單身漢七十多歲的僱農衛金縣分下了年輕女人的綢緞花衣。而另一部分羣衆，分到的則過多，超過了實際需要。這不僅表現在某些中農分得比某些貧僱農爲多，同時也表現在某些貧僱農分得較其他貧僱農爲多。如貧農陳世和共得到三件皮襖，而其他貧僱農卻有連一件也沒有的。這是前沙城分配衣服工作中的主要問題。造成這種現象的原因，從報導中所提供的材料看來，除了工作團同志的思想認識問題外，最主要的：一是由於有敵情的緊急情況，而又缺乏分配的經驗。如開始決定衣服不作價，按等搭配，中間因爲遇到困難，又改爲作價分配；又如分配以前沒有精確的統計，分配當中也沒有嚴格的紀律，弄得相當紊亂；一是由於工作團小組長的個人包辦，沒有很好的考慮工作組其他同志所提出的意見，也沒有很好聽取羣衆的呼聲。如在登記過程中，其他同志即發現貧農們爲了便於勞動和耐用，並不喜歡綢緞貨，他們大多數要求粗布衣服和小皮襖等物，但在分配時小組長卻很自主持搭配，給貧農等搭配下不少的綢緞衣，引起部分貧僱農的不滿。後來其他同志三次向小組長反映羣衆的意見，並要求重新分配時，他對大家的意見仍未很好考慮或採納。

編者在處理這篇報導時，沒有根據報導中所提供的全面情況，認眞地分析研究分配中所發生的缺點和錯誤，以及研究分析錯誤產生的原因，從而採取提供意見、研究問題、交流經驗的精神，反而片面地只抓住一點（即事後工作團會議上檢討這次分配衣服工作時，把責任完全推在小組長一人身上），並且誇大了這個缺點，認爲該村工作團內部存在着嚴重的問題；並把當時發生的一切問題，不論是屬於思想問題、作風問題，問題都一律看成是立場問題，在按語及小評中提出了不正確的意見。茲將其主要者如下：

一、工作團檢討會上，小組長已承認自己這次分配衣服中，嚴重的包辦代替作風，因此根本上沒有走羣衆路綫；同時在他的檢討中，已表現出左的檢討，如提出「沒有完全依靠貧僱農」（這是不符合依靠貧僱農團結中農的方針的），但編者按語中，既沒有鼓勵他在檢討中已認識到自己的錯誤與缺點（包辦代替沒走羣衆路綫），引導他在已有的進步上更進一步，同時更沒有指出他過左的檢討（沒有完全依靠貧僱農」），相反的，是完全否定了他的檢討與進步，同時更把錯誤地在「沒有完全依靠貧僱農」之下，按上「根本沒有依靠貧僱農」，這也就是說根本沒有貧僱農立場」，同時又以深惡痛絕的、非同志的、不是與人爲善治病救人的態度，譏其錯誤地提出：「要這樣的人依靠貧僱農走羣衆路綫，是根本不可能的」，及「該小組長首先應交由該村貧僱農進行嚴格的審查。」

二、分配工作中所發生的錯誤，主要責任確如報導所指出的應歸之於小組長，已如上述。那麼同志們對小組長有意見是很自然的。在事後檢討工作中，即使大家把責任完全推在小組長一人身上，也應該是引導同志們從思想原則上接受經驗教訓，鼓勵同志們在今後工作中，勇敢地提出並堅持自己的正確意見，使每一個人都對工作負責，在組織原則上、思想政策上、正確的作風上團結起來，[illegible]

[illegible]親自去或派人去處理，考慮實際工作中的情況才對，坐在辦公室裏，不從實際出發，[illegible]一切。

後來當我們接到該村工作團同志們[illegible]不能冷靜地很好地考慮這些意見，[illegible]

黨內鬥爭是保持黨的純潔與獨立，保證黨的行動經常在代表無產階級最高利益的路線上進行，保持黨之無產階級的實質所完全不可缺少的。爲了這個目的，黨內鬥爭就必須在兩方面來進行，必須是在兩條戰線上來進行。因爲敵人的思想是從兩方面來影響黨的，是從右面或者從「左」面來進攻黨的，是在黨內表現爲右傾機會主義或「左」傾機會主義。必須向這兩方面鬥爭，才能保持我黨的無產階級的實質。如果不是這樣，如果我們只進行單方面的鬥爭，如果我們忽視任何一方面的鬥爭與戒備，那敵人就可以、而且一定從我們忽視的一方面來進攻黨，那也就不能保持黨的純潔與獨立，不能鞏固黨。所以黨是在不斷的黨內兩條戰線的鬥爭中鞏固與發展起來的。

——節自劉少奇「論黨內鬥爭」